

傳三唐說

宝文堂书店

薛仁贵

薛丁山



蘇寶同

说唐三传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字数220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7.5

1987年8月北京第1版 1987年8月天津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,000册

书号 8070·279

定价 2.95 元

ISBN 7-80030-005-6/I·3

传统戏曲、曲艺研究参考资料丛书

出版说明

我国古典小说，特别是历史演义和公案、侠义小说，同传统戏曲、曲艺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。自元代以来，历经明、清以迄民国，各剧种的传统剧目和曲目，大部分取材于上述各类小说，它们互为影响，不断丰富和发展，流传于民间。但是，这类小说版本杂乱，且疏于清理、校勘工作；建国以后，出版极少，加上十年浩劫，成为禁书，毁坏殆尽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传统戏曲、曲艺恢复上演，传统剧目和曲目的推陈出新工作，成为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。为适应这一工作的需要，向戏曲、曲艺工作者和其他文艺工作者提供研究参考资料，我们计划出版这套“传统戏曲、曲艺研究参考资料丛书”。各书皆约请专业工作者搜集、选择较好的版本，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，参阅各本，作必要的勘误和标点。

这套丛书中，有一部分人民性较强，如《杨家将演义》等书。取材于杨家将故事的剧目和曲目，几百年来，演、唱极为广泛，深受人民群众喜爱。也有一部分如《施公案》等书，历来流传广泛，但争议较大，看法不一。我们将有关这些作品的部分评论，略加摘引，附于书后，以

供戏曲、曲艺工作者和有关研究工作者评价该书时的参考。

这套丛书将根据它的不同内容，分别采取公开或内部的两种方式发行。

我们所选的版本不一定理想，校勘、标点也不尽完善，疏忽与错误之处，皆所难免，希望读者指正。

宝文堂书店编辑部

校点说明

《说唐三传》一书，又名《异说后唐传三集薛丁山征西樊梨花全传》。由于刊刻书坊的不同，故各版本书名也略有差异。在孙楷第先生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中，著录为《征西说唐三传》（仅著为坊刻本）。郑振铎先生《中国文学研究》中著录为《说唐征西传》。嘉庆十二年福文堂本题名为《仁贵征西说唐三传》。民国初年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题为《征西全传》。而此次校点所依据的芥子园刻本，则名为《说唐三传》。本书的作者也有不同的说法。孙楷第先生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中著录为“中都逸叟编次”。而芥子园本却题为“如莲居士编次”。究竟哪个人是真正的作者，目前难于确考。如果说这部书的前集《说唐后传》的作者题为“如莲居士编次”（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），那么说这部书出于如莲居士之手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而且在福文堂本序言中，如莲居士曾说：“前本因坊家失序，以致差讹，且自庐陵王以（下）具不列载。余于是乎搜寻原刻，更正增补，使闻者无憾于胸膈。”（见柳存仁著《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》）可见如莲居士至少也是作者之一。所以，这次校点仍依据芥子园

本，题为“如莲居士编次”。由于这部书出现在《说唐后传》之后，而《说唐后传》中如莲居士所写的序言是“乾隆元岁蒲月望日”（亦见柳存仁上书），那么这部书最早出现的时间也当是乾隆年间。

《说唐三传》的内容讲的是薛仁贵一家征服西辽哈迷国前后荣辱遭遇的故事，系统接《说唐后传》的《说唐薛家府传》之后，而叙写薛家将的始末的，从薛仁贵挂帅征西起到薛刚扶佐中宗复位止。全书共八十八回。自前书薛仁贵因征东被封为平辽王，程咬金在绛州督造平辽王府后，网京复旨开始续写，大体可分三个部分：第一部分写薛仁贵遭皇叔李道宗诬陷，下落天牢欲斩，后因哈迷国苏宝同打来战表，又受命挂帅出征，在哈迷国被困于锁阳关，薛仁贵受伤，皇帝派程咬金回朝求救。第二部分，主要写薛丁山奉旨挂帅征西，路途上与窦仙童、陈金定、樊梨花三人先后结亲。在薛仁贵殉国于白虎山后，又由樊梨花继任元帅，最终打败苏宝同，降服哈迷国，因而班师回朝，薛家受封。最后一部分，以薛刚为主，主要写薛刚大闹花灯后，薛家一门遭斩。薛刚结联天下义军，推倒武周，诛除奸佞，扶助中宗复位，薛家重新受封。有的版本（如福文堂本、郑振铎所著录之刻本、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）又后续两回，共九十回。续写了韦后专权，谋害中宗。薛强扶助睿宗李旦剿除韦党，李唐复得中兴。

《说唐三传》在明清以来隋唐讲史小说系列中，属于较晚出现的。孙楷第先生在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中论述

了这些作品的相互关系，在该书的“分类说明”中，孙先生说：“罗贯中《两朝志传》，浑然本色，即是讲史正宗。熊大木《唐书》则直录纲目，稍加缘饰，虽闾里传说尚存一二，要之，实而近迂矣。《艳史》以隋炀为主，全本唐宋传奇文为书，行文近雅，自为一体。《隋史遗文》演瓦岗诸豪事，以市人话本为底本，虽托史事，而摹绘铺陈悉由意想，其不羁略似《两朝志传》，而琐细过之。……自兹厥后，褚人获乃综此四书，演为《隋唐演义》。一变而为《说唐全传》，本褚书改作。又变而为《说唐后传》，稍本熊书，其书开罗通扫北，薛仁贵征东二事，则由群雄而入于罗薛二氏。又有《征西演义》，亦演仁贵事，则多抄褚书。……又有《征西说唐三传》，演薛丁山樊梨花事，《反唐演义》演薛刚、薛强事，故以附于《征西演义》之后。《粉妆楼》演罗家，以事相邻类，则亦附焉。”从这一套小说系列的结集过程，可以看出《说唐三传》乃是隋唐讲史说部演进的结果之一。明显的是此书的前半征西部分，因袭和扩展了《征西演义》的某些情节。除了薛仁贵征西的一些主要情节，如苏宝同打下战表，薛仁贵挂帅出征，君臣被困锁阳城等，是直接因袭之外，特别是薛丁山、樊梨花、薛金莲、陈金定等人的故事，正是扩展了《征西演义》中一些情节，加以生发、改造的结果。如：薛丁山被神人鬼谷老祖（《三传》为王敖老祖）派出救父，并赠宝以助其成功，路与樊梨花、陈金定结亲，女将们有呼风唤雨之术，最后与妖仙对阵等等。不

过《征西演义》中极为简略，而到《说唐三传》中则将故事展开，人物更为丰富生动。这可以说是此书内容的一个渊源。

另一个渊源则是对戏曲剧本的借鉴。众所周知，隋唐讲史说部系列与古典戏曲剧目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，而这部《说唐三传》与古典戏曲剧目相互借鉴、相互因袭的关系更为突出。元明以来，以薛仁贵的故事编撰的古典戏曲剧目不少，计杂剧有《薛仁贵跨海征东》、《摩利支飞刀对箭》、《贤达妇龙门隐秀》等，传奇有《薛仁贵白袍记》、《薛平辽金貂记》（弋阳腔）等。这些剧目的内容，除参考史实外，主要是借鉴了流行在宋元之间的话本《薛仁贵跨海征辽》中的故事情节，大多是写薛仁贵自出世之后随唐太宗征辽的故事。而涉及薛仁贵征辽以后又去征西的内容，则只有弋阳腔剧本《金貂记》。这个戏以薛仁贵的故事为主线，以尉迟恭的故事为副线，写的是薛仁贵和尉迟恭二人先后征西，战胜苏宝同立功受封的曲折过程，从薛仁贵遭李道宗诬陷下天牢起，到薛仁贵挂帅征西，被困锁阳城，再到薛丁山征西救父，立功受封止。其基本的线索与《说唐三传》的前半部是很一致的，其中相同的情节和细节，据初步统计就有十几处之多，诸如：薛仁贵遭李道宗陷害下落天牢；尉迟恭为薛保奏，在朝房打落李道宗两颗门牙；苏宝同在西辽打来战表，唐太宗决定御驾亲征；徐茂公保奏薛仁贵挂帅掌印；薛仁贵受刀伤，君臣被困锁阳城；程咬金突围回朝搬兵；薛丁山挂帅征

西；薛丁山得神人赠宝，打败苏宝同班师等等，此外还有一些大同小异的细节。与《征西演义》对《说唐三传》的影响相比较，可以说《金貂记》的影响更大一些。郑振铎先生说：“此书中的人物，大多数是创造的，如薛丁山、樊梨花、薛刚等，都是由作者由想象中创造出来的。”

（见《中国文学研究·小说研究》）郑先生的论断是正确的，尤以对樊梨花这个人物来说，这个论断更为恰切，但对于薛丁山这个人物，从上述所讲情况来看，应该说还是从因袭借鉴中创造出来的。到清代又出现传奇《定天山》剧本（铁笛道人撰），其中有黄禅老祖收纳丁山为徒，后又遣丁山救父杀贼，又与宝珠公主结婚等情节（见《曲海总目提要》三十七卷），因剧本写作时间不详，难于确定它们之间的因袭关系。后来，花部戏曲由《说唐三传》改编出一系列薛家将征西的剧目，都说明此书与戏曲的密切关系。故此整理这部小说作为研究传统戏曲剧目的资料，是十分必要的。

《说唐三传》前半部写的是民族斗争，后半部写的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，如果将这两部分综合起来看，贯穿全书的是对薛家将三代人忠君爱国品质的歌颂，这大概是作者在书中要表现的基本思想。无论是薛仁贵被屈陷，又挂帅出征，殉职于白虎山，还是薛丁山、樊梨花等英勇作战，破关取胜，或是薛刚大闹花灯，结义造反，推翻武周，扶助中宗等，都是忠于李唐王朝的忠君爱国行为。所以，可以说作者的基本立场就是封建的忠君思想，这也是

作者树立起来的薛家将群像的主导思想。这是作者和历史人物的局限性的表现，应予以注意和批判。但是，在忠君思想之中，又明显地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思想行为。首先，在描写与奸佞的斗争中，表现了人民的爱憎情感。书中对李道宗，张君左兄弟，张昌宗等人依仗权势，陷害忠良，残酷盘剥，横行无道的行径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。对受害的忠良表现出极大的同情，对舍身帮助忠良解救危难的义士也极为称赞，特别是对薛刚不满武则天集团的荒淫残暴而反出京城，结义绿林的行为予以大胆肯定。这都突出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憎恶、对起义的反抗者的称赞。其次，书中对薛家将在艰苦征战的民族斗争中，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的品质、以及他们的乐观精神，予以热情的歌颂。鲁迅先生曾指出：“其于武勇，则有叙唐之薛家（《征东征西全传》），宋之杨家（《杨家将全传》）及狄青等（《五虎平西平南传》）者，……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的确，在薛家一家及罗通、窦一虎、秦汉等人身上，表现出中华民族的英勇精神和气概。再次，书中突出地塑造了一群妇女形象，如樊梨花、窦仙童、陈金定、薛金莲等人，作者用浪漫主义手法，把她们塑造成具有非凡的本领和胆略的女英雄，她们在军事斗争中，和男人一样英勇善战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，具有独特的意义。上述思想是这部小说中所包含的民主思想因素。对于存在于书中的一些正统观念、大汉族主义、宿命论，以至一些迷信思想，以及一些荒诞不

经的东西，都是应予摒弃的。

在艺术性上，此书文字通俗浅显，过去虽为文人所轻，却因此在民间广为流传。有些情节照搬别的小说的俗套，其中的神妖斗法，大摆诸仙阵等情节，则是从《封神榜演义》中搬来的。因此，凡是写神妖地方，都使人感到索然乏味。这是不足取的。但书中写人的地方，虽离史实较远，却生动活泼，真切动人。诸如：第五回尉迟恭鞭断归天中，尉迟恭忠耿刚直的性格鲜明突出，最后鞭断归天，情调惨烈，深沉感人。第四十一回，薛仁贵中箭归天，殉国于白虎山，虽带有神话色彩，却给人一种悲壮崇高之感。程咬金这个在隋唐说部中的喜剧形象，在此书中仍保持了他的喜剧色彩。在第十六回骗出番营的一段故事中，看似有些荒诞，却使他幽默乐观的性格得以生动地体现。第二十四回勇罗通盘肠大战中，罗通的英勇顽强，给人一种壮气岳立之感。此外，在许多回目中出现的窦一虎、秦汉是两个成功的形象，比较完整丰满，不仅写出了他们乐观的喜剧性格，而且描写了他们有些轻浮的特点，但在轻浮中又不使人厌恶，因而更为真实生动。作者对薛刚的刻画，自然也带有因袭别部小说类似形象的成分，但他的暴烈性格较之同类形象有所不同，特别是他与绿林弟兄的结义，对皇权的轻蔑，敢于反抗皇朝的态度，都大大超过了同类形象。全书中最为生动的是薛丁山三休三请樊梨花的一段故事。樊梨花这个形象深通谋略，武艺非凡，近于神妖，但情感丰富，具有浓郁的人情味。她对爱情大胆追

求，却得到一再连三的休弃，内心的委屈写得淋漓尽致。对于薛丁山的大男子主义，她采取了极为巧妙的反抗方式，进行了喜剧性的惩罚和批判，使人看了啼笑不止。以上所列举的这些精彩的章节，都十分富于戏剧性，因此被花部戏曲改编为诸多剧目，如：《西唐传》、《界牌关》、《棋盘山》、《陈金定》、《马上缘》、《三休樊梨花》、《芦花河》、《薛刚反朝》等等，其中多数剧目，至今仍在舞台上盛演不衰。这也说明此书中这些成功之处，正是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。

对于此书的整理和校点，基本依据芥子园本，对其中的阙文、衍字、错别字则参照益东书坊刻本和广益书局石印本进行补充订正，其余一般不作更动，尽量保持其原貌。因此书有些版本为九十回，现将广益书局石印本之后两回附录于后，以作对比。同时还将鲁迅先生、郑振铎、孙楷第和柳存仁先生对此书的有关评介，以及陶君起《京剧剧目初探》中所列举的从此书改编的戏曲剧目附录于后，供研究者和读者参考。对于此书的校点和整理，难免有错误和疏漏，期待读者批评指正。

吴文梓

1986.4.25

薛仁貴

蘇寶同

薛丁山





武則天

樊梨花

陳金定

刁月娥

竇仙章

唐太宗

尉遲恭

程咬金



實一虎

楊凡

薛應龍

秦漢

羅通



薛刚

薛斗

薛葵

薛蛟

